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教学剧目专场连演3天

晋剧舞台 闪耀青春光芒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教学剧目专场汇报演出,6月15日晚在梅兰芳剧场开演。晋剧折子戏专场献上12个经典折子戏,青年学员们的表演可圈可点,展示了我市晋剧艺术的青春力量和育才成果。演出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接下来两天还有红色经典专场和《杨门女将》,好戏不散场。



院校合作育新才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以弘扬优秀文化为己任,秉持传承与发展并重。当前,戏曲人才断档成为戏曲院团普遍现象,严重制约着戏曲发展。

为继承好、发展好晋剧艺术,不断壮大晋剧艺术新生力量,2020年7月,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与吕梁市艺术学校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8月,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人才培养培训基地揭牌,第一批61名学员入住培训基地,开启了院校战略合作教学新模式。2021年3月,第二批38名学员也入住培训基地。

针对戏曲专业教学特点,坚持普遍培养、重点提高、以戏促功的培训理念,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抽调全院

20多位“行家”,对学员进行基本功和剧目课训练,并聘请老艺术家授课指导。该院复排、精排一批教学演出剧目,注重剧目创作创新成果的呈现,对所有剧目进行音乐、唱腔上的作曲与编配。学员们参加了“戏曲进校园”“文化惠民演出”“慰问社会福利院”等公益演出,使晋剧艺术在传承创新中焕发出蓬勃活力。

青春有样传薪火

经过两年辛勤耕耘和教学实践,检验学员们学习成果的时候到了。6月15日至17日19时30分,3场教学剧目汇报演出在梅兰芳剧场举办,依次上演晋剧折子戏专场、红色经典专场、《杨门女将》,采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方式,通过“中国演艺云剧场”“山西省演出行业协会”等平台直播。

风华正茂正青春,参演学员们平均年龄十七八岁,经过口传心授的规范

学习,专业都有长足进步,小“穆桂英”“小林冲”“小徐策”等,在台上散发星光。晋剧折子戏专场,汇集了《凤台关》《拿高登》《斩黄袍》《抬花轿》《失子惊疯》《林冲夜奔》等12个经典折子戏,不仅展示了戏曲的唱念做打与手眼身法步,也体现着学员们演绎故事和塑造形象的素质能力。

《杨门女将》是经典保留剧目,以唱做兼顾、文武并重著称,在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已是三代传承,

体现着一个剧院的演出实力和艺术水准。

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谢涛表示,晋剧是我省我市的艺术财富,发现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当时,我们毕业也演出3台大戏,其中就有《杨门女将》。晋剧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薪火相传、绵延不断。”优秀人才和新鲜血液的注入,使我市晋剧艺术再现青春活力。记者 陈辛华 文/摄

数字技术将“重现”敦煌藏经洞

新华社兰州6月15日电(记者张洁)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的约六万件文物将“重现”在人们面前。

6月15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互娱合作成立“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技术联合实验室”,共同探寻文化遗产展示的新技术、新模式。“数字藏经洞”是实验室的首批项目之一。

1900年,敦煌藏经洞石破天惊。在不足7平方米的洞窟中,出土了4世纪至11世纪的约六万件文物。有“国际显学”之称的敦煌学,就是以这些用汉文、藏文、吐蕃文等文字写成的佛经

典籍和社会文书为重要研究资料。

实验室将以数字孪生技术为手段,以1:1的比例还原敦煌藏经洞,同时让已流失海外或进入博物馆的文献在洞窟中“重现”。敦煌研究院收藏的001号文献《归义军衙府酒洒破历》将是最先“重现”的内容。

“我们希望将藏经洞文献与其中的历史故事结合,让用户能够走进文化场景之中,与历史人物互动。”腾讯新文创研究院执行院长李航说。

据介绍,双方还在共同打造莫高窟官方虚拟形象“伽瑶”。这一取材敦煌壁画形象“迦陵频伽”的虚拟人,能

够与人们互动,还会跳敦煌舞。此外,双方将在文物数字化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工作。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学术优势与技术优势的结合,能更好地推出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的创意作品。”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俞天秀说,数字技术能够打破时空界限,让人们了解敦煌。“莫高窟每年最多接待游客200余万人,但在互联网上,这些内容瞬间能产生上千万的浏览量,对增强文化自信很有意义。”

于无形处寻丝踪

三星堆里的丝绸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除了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考古学家还通过微痕分析等科技手段,在三星堆“祭祀坑”中找到了丝绸。

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9年,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出土了金杖、面罩、神树、象牙雕饰等珍贵文物1720件。迄今三星堆历次考古出土的铜器、玉石器、金器、陶器和象牙等的数量已超过5万件。

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启动对祭祀区的深入发掘研究,在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三星堆的丝绸经过数千年的埋藏,已经不复当年的“颜值”,但考古学家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祭祀坑”中发现了丝绸,有的附着于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上,有的“隐藏”在灰烬中。

深度参与了三星堆丝织品的发掘、保护及研究工作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告诉记者,4号“祭祀坑”堆积着15厘米的灰烬层,通过分析检测,在不同层面都能检测到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这是焚烧丝绸后留下的锦灰,这么厚的锦灰,可见古蜀国的富庶程度。

据周旸介绍,这种在考古现场寻找丝绸残留物的技术,其原理就是抗原抗体反应,基于这种免疫学原理,研究团队已经研发出一种类似于“验孕棒”的试剂盒,能在已经泥化、灰化、炭化、矿化的遗物中找到丝绸。正是基于这种“于无形处寻丝踪”的微痕检测技术,我们才比较有信心地来到三星堆找丝绸。

“三星堆被火烧过,被掩埋过,可能还被水浸过,留给我们的线索不多。但我们尽最大可能,不仅在三星堆的‘祭祀坑’里面找,而且在三星堆的库房里面找,研究对象不仅是出土器物,更是一堆一堆的灰烬。”周旸说。

经过“彻查”,周旸的团队在三星堆的青铜蛇、青铜眼形器、40多件器物上均发现丝绸,品种有绢、绮、编织物。“除了厚实的绢,还有飘逸轻薄的绢,可以想象当年就像纱巾一样飘逸灵动。”周旸说。

“三星堆库房里面还有大量青铜器包块,这些青铜器包块明显被焚烧过,在这个包块上面也找到了丝。这是非常明显的丝绸,看得非常清楚,平纹的致密的丝绸。我相信当时这块丝绸是非常厚实的,并且颜色鲜亮。”周旸说。

丝绸的发现,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出土文物微痕信息提取保护的成果,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进步。考古学家不但在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里找到了丝绸,也在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出土器物上找到了。周旸在2号“祭祀坑”的一件青铜器的背面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里发现了斜编织物。这是最常见的、也是人类使用最久的编织技艺。

周旸认为,复原当时的社会,丝绸是不可忽视的物质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为人们提供更多信息,理解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的。

“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都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周旸说。

据新华社电